848
178

日本外史

十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日本外史卷之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外史氏曰。封建之成勢於我邦也。其來遠矣。在昔王家。郡縣七道。治以守令。田以口分。四徵租調。而朝之職位。皆有田。有食封。有功田。其食封多者。不過三千戶。功田四等。世襲之者。止於大功。當是時。未有封建之勢也。自相門世權。所在封戶日多。不輸之地。不課之民。半於天下。後三條帝欲矯其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848
178



而不能遂。自是以後。各國莊園。居其十九。守介所治。厘一焉。甚則國司終不赴任。而權延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謂之目代。而至源氏起。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分領糧粟。以備盜賊。則鄉所謂目代之類者。碁峙六十州。而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遺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而至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以新田足利諸族。充諸國守護。槩以一姓連二三州。雖名爲守護。其實封建之也。及足利氏叛奪其成績。而與之。其子弟功臣。仍稱守護而世襲之。土地兵馬。儼然諸侯。而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初務以大封陷將士。得以撓朝廷之權。既得天下。而勢不可削。及其政既衰。其權臣搆難京師。而所謂諸侯。群起爲之黨援。又互相吞滅。益成強大。而最後織田氏以其陪臣崛起而幷之。部下皆一時英豪。攻擊四出。取城畧地者。因而賞之。其志在於盡勦天下故國。而以其功臣代之。未成而踣。而豐臣氏以其將校

踵起。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不成也。是以舊國之降附者。存而撫之。大者或蟠踞八九州。而不加殺削。是以得速致於混一。而沒而未幾。海内分崩。由此觀之。封建之勢。始於源氏。而成於足利氏。足利氏未享其利。而不勝其弊。織田豐臣承其弊。而不知裁之之術。盖皆有待於我德川氏也。夫有外諸侯。然後足(丁)侯有内功臣。内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然後足以親戴衛護其内。而折衝禦侮其外。否則功臣亦與諸侯等耳。無戴我之心。而有爭我之意。是織田



氏所以被禍也。雖能存外諸侯。而不知斷長補短。使勢力畧敵。又不知大封宗族。據其扼塞。犬牙相制。以鎮壓其邪心。是豐臣氏所以絶嗣也。織田氏唯難於取之。故重於分之。豐臣氏唯易於取之。故輕於分之。輕之與重之。其情雖異。其不能收天下英雄之心一耳。故曰。二氏承封建之弊。而不知裁之之術也。至我德川氏。鑒二氏之失。而秉其衷。矯之以漸。權其内外輕重之際。以維持於萬世。封建之勢。於是一定而不可復撼焉。唐柳宗元論封建

曰勢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彼生郡縣之世。而揣利弊於千載之上。使其自我邦之今日以爲何如哉。盖德川氏之致太平。雖由參遠勳舊之力。而新附將帥之功與焉。今之外藩列國。成邦於足利氏以前者。如島津。佐竹。伊達。上杉。毛利。鍋島。是已。其餘皆由二氏興家者。雖慶長庚子以後。定賜封土。與之更始。而猶彼漢侯王之於陳項。唐將相之於周隋。不原其前代。其建置本末。不可得而原也。余故先叙二氏。而論其勢之所從來如此。

織田氏出於平重盛。重盛次子曰資盛。元曆中平氏與源氏戰于西海。大敗。舉族死亡。資盛有孤兒。其母懷之。匿于近江津田鄉。鄉長悅其母色納之。兒從育其家。會越前織田莊祝人數入京師。每過鄉長宿焉。嘗謂之曰。吾老無子。願得公一子養之。鄉長乃與以平氏孤兒。兒終冒織田氏。名親眞。稱權大夫。子孫世爲祝人。及足利氏定天下。越前尾張爲斯波氏管國。斯波義重嘗出遊。見織田祝人之子。美之。載歸。以爲近臣。義重有大吏六人。其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人有罪放流。乃以織田氏代之。於是織田氏終爲
斯波氏重臣。徙於尾張。自親眞而後十五世曰敏
定。敏定之時。斯波義敏與族義廉爭立。敏定居間
講和。請義敏養義廉子義良（ナガ）而自輔之。居清洲城。
尾張凡八郡。分爲上下。各四郡。敏定領下四郡。使
族信安居岩倉城。領上四郡。敏定生敏信。敏信生
常祐。相繼居清洲。敏定庶子信定稱彈正忠。信定
子曰信秀。稱備後守。信秀以支庶。降居勝幡（ショウバタ）城。與
族二人。並爲宗家吏。分治四郡。信秀嗜武喜士。士
多歸之。時齋藤氏在美濃。今川氏在駿河。與織田
氏曰相攻擊。信秀徙居古渡（フルワタリ）城。天文十一年八月。
今川義元將兵來攻。軍于小豆坂（アヅキ）。信秀逆戰。衆寡
不較。日暮將退。敵兵尾擊甚急。信秀弟信光與死
士六人返戰。卻之。十六年九月。信秀從常祐。攻齋
藤秀龍于稻葉山。縱火城下。將返。秀龍出戰。我兵
大敗。常祐以下八人皆死之。十一月。秀龍遂攻大
垣城。信秀卽赴援。擊走秀龍。秀龍者。山城西岡人。
善歌謠。東遊美濃。仕土岐賴藝（ヨリノリ）將長井某。遂殺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井直仕賴藝終爲其重臣稱山城守削髮更名道三遂逐賴藝十七年賴藝來奔信秀善遇之因招美濃將士將士多應者八月信秀往討秀龍縱火多藝口秀龍請和信秀以比年兵興上下疲弊遂許之秀龍乃復賴藝以女妻信秀子信長是年信秀徙末盛城二十年三月信秀患疫卒信秀有十二男四女庶長子信廣其次爲信長信長幼字吉法師信秀自居古渡別城那古野置吉法師焉令林通勝平手政秀等傅之甫十三加首服于古渡

命名信長字三郎明年信長始將兵入參河攻今川氏屬城吉良大濱縱火而還信長幼跌蕩喜武事被服奇偉喜帶大刀其出行街市或憑人肩餡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泅聚近士令以竹鎗鬬曰鎗利於長乃造二丈鎗及嗣立稱上総介次弟信行稱勘十郎嘗爲信秀設法會信長與信行偕往拜位前觀者甚衆信長先進攫香投鑪內一拜而出信行整容拈香拜伏久之觀者竊譽信行有西海僧在衆中相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

然信長放縱日甚平手政秀驟諫之政秀之子有名馬信長請之辭弗肯獻信長怒遂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二十二年正月政秀遂自殺信長驚惋自咎屏居不出爲建佛院名曰政秀寺忌日必詣輙自矢曰吾徒悔亡益當改過勵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隣國齋藤秀龍以其婦翁欲一見四月會于富田正德寺秀龍豫使將士盛服列坐欲延信長過其前以試其動止也至期秀龍微行潛道旁民舍以覘信長過信長爲茶筅髻著濶袖穿虎皮袴佩繩緱刀及大瓢健士八百人弓銃朱幹鎗各五百從其前後秀龍以爲信長麁野命其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至寺入屏風中結髮更衣而出儀容閑雅雖從者皆驚秀龍使其二宰春日堀田出迎信長不與言過羣士前上堂倚柱而坐頃焉秀龍出信長如不見者堀田進曰是山城守也信長乃顧秀龍曰適在道旁民舍中所見者何酷類公也乃接見

之於是秀龍復命具酒饌如儀既畢自送信長者數里既別目送久之曰吁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不爲之贅幣也信長時年二十先是常祐死于戰其遺臣織田三位坂井大膳河尻左馬等擁常祐子彦五郎與信秀信長搆兵斯波義紗者義良孫也居清洲城中窃右信長彦五郎等覺之不自安二十三年七月坂井川尻等襲義紗弑之毛利秀高以義紗孤兒脫走來那古屋信長奉之于天王坊謂將士曰清洲我宗家也而弑我累世之主不可不誅乃遣柴田勝家等七將攻清洲與三位左馬戰于城外斬之大膳使人乞援於守山城主織田信光信光陰謀之信長信長使佯許之弘治元年四月大膳延信光於城内自與兄大炊來見信光率兵而往及見大炊立拔刀斬之大膳出奔信長馳至圍彦五郎數其弑逆誅之終取清洲徙居焉令信光居那古屋食河東郡已而信光家内變爲其下所害信長以林通勝爲那古屋留守通勝患信長慄悍與弟光春柴田勝家謀弑之而立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行。信長覺之。二年五月。信長獨與四弟信時。率往那古屋詗之。光春耳語逼勝曰。是天幸也。宜速行大事。逼勝不忍。信長返。砦于名塚。令佐久間大學守之。八月。勝家光春各將千騎。急攻名塚。名塚告急於清洲。信長即率見兵七百赴援。使織田造酒丞等當勝家。而自與光春戰。我兵不利。隊將森可成謂信長曰。今日之戰。我軍克矣。信長問何以知之。曰。光春有驕色。信長欲馳。可成曰。少竢之。已而光春愈乘勝縱其麾下兵。可成曰。可以馳矣。信長乃馳擊破之。手揮鎗鏦殺光春。遂轉赴勝家軍。大呼曰。我已獲光春矣。勿使勝家逸。勝家大怖。終走歸末盛城。信長毋六角氏。愛信行。與之俱居末盛。於是六角氏令信行作誓書。勝家通勝皆被僧服來謝其罪。信長謂通勝曰。是吾之罪已。吾前背德忤諫。使平手自殺。汝自今代平手匡我。乃遣守那古屋如故。信行仍不悛。城龍泉寺。欲與岩倉兵合。略取東郡。令其將都築藏人招聚兵士。勝家數諫。信行疎斥之。永祿元年正月。信行饗諸將士。不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勝家。勝家怒。夜來清洲。告信行反。信長乃稱疾。使
村井貞勝告六角氏。欲讓家於信行。六角氏悅。告
信行。信行即至。將入。信長臥內。信長豫伏力士三
人斬之。不成。信行走出。池田信輝要擊于廊下。斃
之。二年四月。齋藤秀龍欲廢長子義龍。立少子某。
義龍誘殺少子。與秀龍鬬。遂弑之。信長將兵援秀
龍。不及。還。義龍躡之。信長自殿而退。會岩倉城主
遙援義龍。以兵三千。軍丹原野。時我見兵纔八十
三騎。乃驅清洲市人。伐竹爲鎗。列于軍後。敵以爲
大兵來也。乃退去。七月。信長與犬山城主織田信
清合兵三千。攻岩倉。岩倉兵出戰于浮野。信長令
弓銃手橫擊走之。追至城下而返。信長南行。信清
北行。城兵視信清兵寡也。出尾之。信長返援。夾擊
大破之。遂圍城。三月拔之。於是。信長盡取尾張。獨
智多一郡屬今川氏。先是。鳴海城將山口某畔附
今川氏。又取大高砦。懸二城。更城于村木。信長攻
下村木。又攻笠寺城。城將戶部某驍勇不可下。信
長收兵而歸。以戶部善書。令侍史學之。朞年而得。

乃贋作戸部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僞爲賈人。齎赴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戸部殺之。又殺山口父子。義元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久間大學守鷲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笠寺兵數戰。不決。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大學定宗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運糧大高。而且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救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聚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信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即被甲上馬。單騎舉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大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勵聲曰。汝輩且聞我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鎗。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鎗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二千餘級。乃饗熱田而返。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清洲。大高砦懸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天下。當是時。足利氏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衰。三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而七道將士。各據其國。迭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初尾張人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左京亮。自父祖居京郊。多田業。供御之絕。每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頹敝。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佔。而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綸旨。囑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懼內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採闔鏡室決計。五年。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祠。乃使宗繼及礒貝久次。齎密旨赴尾張。因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共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以享二使。召森可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菅谷長賴。堀秀政。諗以勅旨。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刈谷城主水野信元說曰。參河德川氏舊屬今川。公宜結納之。委之東事。而西面以圖天下。信長從之。甲斐國主武田信玄國富兵強。信長厚贈遺之。約爲婚姻。以順適其意。而西圖齋藤氏。齋藤秀龍之未死也。有二驍將。信長計除之。乃乘夜外出者數。夫人齋藤氏疑其有所私。頗有妬色。信長曰。吾非有他心。乃欲成秘計耳。夫人問其計。曰。不可與女言也。固問。信長乃誑之曰。美濃二將陰通款於我。圖舅氏。曰。事成則舉燧。吾每夜出望之。未舉也。夫人憂恐。密爲書告之。秀龍秀龍驚。卽誅其二將。齋藤氏兵力。遂自是削弱矣。義龍既弑秀龍。傳子龍興。龍興暗弱。其將士多歸心於信長。四年五月。信長將兵六千騎迎之。覩我兵寡。城將長井某。曰。根野某。以六千騎迎之。覩我兵寡。徑淳而來。信長分兵爲三隊。以一隊自衛。一隊蹙其前。一隊橫擊之。斬二將。於是。城于九條洲股。令

織田勘解由守九條。木下秀吉守洲股。五年五月。齋藤龍興在井口城。謂其將士曰。洲股河漲。信長未能來。吾欲以此時攻九條。乃率其將稻葉牧村等攻九條。九條告急信長。信長卽赴援。至河側。不可渡。信長曰。吾寧溺死。豈可坐視不救乎。乃鞭馬亂流而渡。全兵從之。時旣夜。九條城將爲先鋒。擊走牧村。與稻葉鬬而死。池田信輝。佐佐成政。識稻葉聲。交剌于暗中。斃之。讓其首不取。柴田勝家取之。獻曰。信輝成政讓首不取。臣謹獻焉。信長褒賞三士。凱而歸。終徙居小牧城。以迫美濃。遣丹羽長秀攻下二城。龍興將稻葉通朝。氏家經國。伊賀範俊。諫龍興失政。弗聽。七年。八月。三將送款於信長。信長許之。乃聲言攻三河。以聚兵。兵旣聚。乃率而西行上瑞龍山。以瞰井口。縱火疾攻。城兵惶駭而降。乃逐龍興。三將來謁曰。君來何速也。信長旣定尾張美濃。徙居于井口。更名岐阜。會有獻雀鷹二者。信長卻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未暇遊獵。吾定天下。然後受爲未晚也。十年。十月。天子復使立入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繼齎詔來。詔信長曰。朕顧四方。莫如卿武。曩降密勅。囑以征討。卿存心王室。不憚跋涉。聞已平尾濃。奮庸宣威。朕深嘉之。宜益迪果毅。以副朕望。因錫戰袍一領。信長召村井貞勝讀詔。領旨感激。受其袍曰。臣督師詰闕之日。當服以拜賜耳。先是。三好氏弑將軍足利義輝。義輝弟義昭走依六角義賢。欲借其力靖難。三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專京師政。陰令義賢圖義昭。義昭惧。走依武田義統。義統辭。又依朝倉義景。義景諸而不果。又喪其愛子。志氣頓沮。義昭流寓於外三歲。聞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太華筮之。遇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宜。吉。是之謂。柔任於剛。任於剛。則不勞而治也。義昭決意。十一年。七月。遂使使來諭信長。信長方計西上。即諾之。遣將吏迎之。館于立正寺。義昭見信長。託以興復。信長答曰。是在信長度內耳。幕下臨此。當築館以奉之。然信長為幕下定京師。不出兩月矣。莫以館為也。八月五日。大會將士于岐阜。謂之曰。吾將有事於京畿。汝衆各修

兵備。以俟我令。乃盡散遣之。自率數十騎至澤山。使使六角義賢。說以順逆。義賢及子義弼。棄巳與三好三黨。三黨聞信長助義昭。則益陷義賢義弼以利。曰竭力以拒信長。曠日彌久。我以大軍爲後援也。信長在澤山十日。使者三反。義賢竟弗聽。信長乃歸美濃。索近江地圖。與諸將計畫之。下令管內曰。以九月五日。會于岐阜。會者凡三萬人。七日。信長將諸軍而西。義賢義弼居觀音寺城。修箕作



壘壁守以精兵。欲待我軍攻之而首尾相救。信長諜知其計。乃使美濃三將備和田山。而宣言向觀音寺。因引兵襲箕作。城兵出戰。木下秀吉。丹羽長秀等。爲先鋒。故緩攻之。漸至城下。則奮擊突入。卒拔之。和田山城望風解去。義賢義弼夜弃城遁。信長三日下十八城。自入觀音寺。爲政國中。招聚逃亡。使人迎義昭。相見于守山。明日濟湖陣于園城寺。湖山之間。無非兵者。三好三黨驚惧。弃京師去。於是信長整諸軍入京師。天子使藤原惟房迎勞

之粟田口。信長稽首謂惟房曰。臣屢辱過寵。不勝悚惧。幸爲臣謝。立入宗繼又從惟房至。信長指所服戰袍謂之曰。是嚮所賜也。於是使義昭居清水寺。而自陣東福寺。自出美濃。至此。盖十有二日矣。京師士民固聞信長威武。慮其暴掠。相驚曰。信長至矣。皆荷擔而走。及信長至。號令嚴明。秋毫不犯。使菅谷長賴巡行街市。織田氏養卒有與賈人爭價者。輙執縛之樹。以視行道者。於是士民相告而歸。物情大安。信長聞三黨據山城攝津河内諸城。

即日遣柴田勝家。森可成等。將萬人。涉桂川。攻岩成左通于青龍寺。明日自以五萬騎繼之。左通望見大惧。以城降。乃以左通爲先導。攻三好政康于芥川。篠原長房于越水。二城皆潰。乃奉義昭於越水。而自入芥川。十月。自攻池田勝政于池田。勝政善拒。我兵縱火奮戰。奪關而入。勝政終降。獻質子五人。乃宥之。加賜二千貫邑。高槻茨木諸城聞之皆降。三好康長等。弃河内。走歸阿波。信長告成事於義昭。於是使信長自擇邑。信長辭不取。請分之

幕府功臣。先是伊丹親興。畠山高政。三好義繼。松永久秀。數與三黨戰。先送款于美濃。以故分河内于高政義繼。分攝津于親興。勝政。及和田惟政。令久秀居志貴城。以定大和。攻筒井順慶。順慶降。信長自置吏于界浦大津。乃歸京師。陣清水寺。當是時。京畿將士執謁信長。軍門如市。朝廷論信長功。叙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信長辭曰。臣以天之道。得克強賊。敢攘以爲功。以辱顯爵。乃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私以信長爲管領。賜號副將軍。皆辭不受。義昭賀成事。欲張散樂十三曲于其第。信長諫曰。方今凶賊纔服。四方未平。此非優游之秋也。且諸軍士多思歸者。宜如式而止也。乃省爲五曲。即日釋兵。撤畿内關塞。以便行旅。遠近悦服。義昭病。信長有功無賞也。爲書褒之。呼信長曰父。信長乃歸岐阜。十二年正月。三黨與齋藤龍興等。圍義昭于本國寺。信長聞警。單騎赴援。至則已平。諸國兵後至者五萬。信長初令畿内豪戶納金于足利氏。獨界浦不奉命。又資三黨。信長宜言屠界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浦人號哭乞哀。乃使上贖金二萬貫。就二條武衛陣故址。拓修幕府。四月成。使義昭居焉。以備寇賊。於是信長召村井貞勝。島田秀滿。僧日乘等。諭之曰。應仁以來。天下大亂。王室衰微。宮闕墜廢。凡居王土。爲王臣者。誰不嗟悼。信長夙有修舉之志。兵亂倥傯（イソカシ）。延而至此。今畿內粗定。當（下）修禁內。以安帝座。雖然。亂後興役。不可急遽。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乃留木下秀吉。守京師而歸。遂略近畿諸國。七月遣兵。以伊丹親興。池田勝政爲先鋒。略但馬。攻



山名氏。八月。自將兵五萬。略伊勢。攻北畠具教于大河內。旬餘。具教將柘植某。送款信長。殺具教。以啟我兵。信長縛柘植數之曰。汝爲人臣。弑其君。以降敵。不可容也。乃斬以徇。以次子信雄爲北畠氏後。居大河內。食十萬石。三子信孝爲神戶氏後。居神戶城。弟信包居上野城。各食五萬石。信雄幼字茶筅。信孝幼字三七。皆庶出也。十一月。信長徑入京師。戒皇宮工事。是歲。置赤黒毋衣各十騎。以將士子弟材武者充之。元龜元年二月。入京師。四月。

張散樂于將軍新第。大會德川氏以下諸將領。義昭爲奏請。進信長官爵。信長固辭。以朝倉義景拒命。自往討之。至敦賀。攻手筒城一晝夜。拔而屠之。進攻金崎。降守將朝倉景恒。以爲先導。欲遂定國內。會淺井長政招六角氏餘黨。與義景約。夾擊信長。長政爲小谷城主。信長妹婿也。信長得報不信。警聞益至。信長乃欲自若狹入京師。恐義景追躡。木下秀吉自請留備。信長壯而許之。令諸將人出三四十騎。以助秀吉。而引兵西。德川公爲殿。至朽木谷。朽木元綱被甲率兵而迎。信長疑其有異心。松永久秀曰。臣請往質之。卽有他故。又之而死。乃馳往諭元綱。元綱脫甲撤兵。以饗信長。送至京師。秀吉亦至。信長乃爲義昭徵京畿將士之質。割近江地。令森可成守志賀。守佐山。柴田勝家守長光寺。佐久間信盛守長原。木下秀吉守長濱。而歸。美濃聞敵兵要于鯰江市原。乃以浦生賢秀等爲鄉導。由千種路歸。六角義賢使善銃者杉谷善住伏山木中。狙信長過。連發二丸。中其衣袖。從兵愕。欲

索之。信長不許。金森長近密與信長易衣。乘其輿而歸。終達岐阜。六月。六角義賢糾合土寇。出野洲川。勝家信盛邀擊破之。加賜各三萬貫。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壘于比長刈安（タケリラカリヤス）。令近江驍將堀某。樋口某。守釜川城。信長欲誘降之。美濃人竹中重治爲信長說二將曰。子守城者欲何爲。曰。欲立功。曰。立功以爲何人乎。曰。爲淺井朝倉氏。曰。織田君爲天子將軍。起義兵。而二氏不助焉。欲乘其危圖之。是天下所切齒。而子爲之立功。爲士者固如此乎。二將乃因重治降。各獻質子。信長以爲先導。自將繼之。諸壘皆解走。乃攻長政于小谷城。城甚嶮。森可成。坂井政尙等。與城兵戰于雲雀山（ヒバリヤマ）。破之。信長引諸軍上虎姬山（トラゴゼンヤマ）。議攻城策。佐久間信盛進曰。拔之不難。恐損我兵。主君以身任天下。何必乎此。信長乃焚城四面而返。令佐佐成政。梁田出羽。中條將監爲殿。柴田勝家曰。此輩兵不滿千。盍命臣若信盛。信長曰。否。大兵敗於險地。不可復收。故命此三人。且吾自留號令之。卿等先去。乃自引近臣二百

騎。返助三人。三人辭之。迭殿而退。城兵尾擊。三人且戰且郤。遂全軍而歸。遂攻横山城。城將告急於長政。長政乞援於義景。義景使族景健(カゲタケ)先往。合兵二萬餘騎。軍于大寄(オオヨリ)山。我兵望之。攻城益急。長政之景健議曰。吾待朝倉公而戰。恐城不守也。宜急救之。今信長陣龍鼻(タツガ子)。距此五十町。直馳赴之。人馬皆疲。吾且日移陣于三田。乘曉襲其中軍。彼必驚擾。莫不敗矣。淺井半助進曰。臣嘗游美濃。爲稻葉氏客。視信長將略。非驚擾者也。公計恐不中耳。遠藤

某奮曰。彼何足畏。公第進戰。吾雜敵兵。與信長決耳。議乃決。信長夜望大寄山。顧呼宿直諸將曰。柴田木下佐久間在乎。皆答曰。在。信長乃召而前之。指示曰。北軍炬火微宵。是將乘曉襲我也。乃下令勒軍爲十三隊。坂井政尚池田信輝等爲先鋒。以當長政。德川公獨將其兵。當朝倉氏稻葉通朝助之。乃留丹羽長秀備城兵而引兵西向。天明遇北軍于姉川。北軍大驚。政尚信輝進戰不利。信長使氏家經國伊賀經俊擊其横逼朝顧而助之。大破

長政而景健亦大敗走獲其驍將遠藤眞柄等十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横山以下諸城皆解走秀吉欲乘勝取小谷信長不許使母衣騎傳令收軍親論賞戰功將士遂攻礒野員正于澤山置戍而西獻捷京師遂歸岐阜八月三好三黨與齋藤龍興糾兵一萬據野田福島信長自將討之九月陣天滿林義昭陣中島湮壕薄埤而一向僧賊以大坂應賊信長曰彼長袖者何能爲遣佐佐成政赴拒而自繼之成政等冒矢石進將領多死我兵潰走



賊軍乘之前田利家揮鎗大呼手殪數十人賊辟易而去利家幼爲信長近士忤旨被逐私從軍先登獲首級者數信長乃復之擢爲尾張荒子城主至是力戰以全信長軍信長軍方困於三城間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時之也合兵三萬軍比叡衢將焚坂下宇佐山城將森可成出拒死之信長弟信治及尾藤某道家某皆死北軍遂攻宇佐山留後武藤等能拒北軍乃過大津縱火醍醐山科信長聞警曰吾藉得拔三城使奴輩蹂躪京師則我之

耻也。乃令攝津河内諸將備三城。而還救之。三城兵大起尾之。奪舟於江口渡。諸軍患之。信長自視于岸曰。水淺。可渡也。乃亂流皆濟。整軍徐退。敵不敢逼。遂達京師。旦日向北軍。北軍驚。上敵山陣。信長陣志賀宇佐山。分兵攻敵山。每夜襲擊。而使人說其僧徒曰。汝等能捨彼而助我。則他日使汝寺封如故。否則中立不倚。莫有所助。二者不聽。他日必縱火赭山。鏖殺僧徒。不釋一人。僧徒弗聽。十月。信長遣菅谷長賴。佐佐成政。言於北軍曰。吾與公等。相持曠日。若士卒勞倦何。請一戰以決勝敗。長政等不答。六角義賢糾近江土兵。將夾攻信長。木下秀吉自横山。丹羽長秀自澤山來援。行破土兵。至於志賀。信長登樓望之。驚以爲義賢至。至則秀吉長秀也。二人以首級謁曰。北人深入至此。自送死耳。請獮擊之。莫使一騎還。信長大喜。長政等請和。不許。六角義賢來降。十一月。堅田人猪飼甚介等屬信長。請得一將。坂井政尚自請而往。北軍來爭。政尚力戰死之。會大雪。北軍慮歸路梗。數請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弗許。乃請之義昭。義昭親來信長營言之。信長乃聽之。各解兵歸國。二年。二月。礒野秀昌以澤山降長秀。五月。淺井長政以二萬騎攻箕浦。秀吉赴援。擊卻之。先是。一向賊起於長島。攻信長弟信興于小木江（ヲギエ）。殺之。五月。信長入長島。縱火而退。賊乘風雨。追崄要擊。氏家經國死之。八月。以柴田勝家爲先鋒入近江。出小谷山本之間。縱火而退。兩城兵八千出躡之。勝家返戰三次。敵不復出。信長再發攻拔新村（シンムラ）。下小川常樂寺。九月。陣薙田。命諸將縱火焚敲山。諸將皆失色。佐久間信盛等諫曰。自桓武帝創建此寺。幾千年于此。爲王城之鎮。莫敢或犯者。今而滅之。其如之何。信長曰。吾除國賊耳。汝輩何沮我耶。吾欲定四海。興王道之衰。勞筋骨。輕軀命。未嘗一日安居。去歲略攝津。兩城將酋長政義景舉兵窺我後。吾舍兩城而返。棲之山上。將殲之也。遣人諭僧徒。陳說禍福。而彼竟不服。務右凶徒。以梗王師。此非國賊乎。今而不行芟除。乃貽患於天下也。且聞彼犯其律。茹葷蓄妾。東閣誦咒。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在其鎮王城也。闔而燔之。勿使有遺類。諸將乃服。
明日闔敭山。燔中堂及二十一社。僧徒婦女無老
少皆斬之。以志賀郡賜明智光秀。城坂下使居之。
歸岐阜。令丹羽長秀誅高宮其于澤山。以其通大
坂也。是歲。皇宮成。信長貸金于京畿豪戶。令每月
納息縣官。以充供御。且爲計畫廷臣家計。興廢繼
絶。三年。三月。縱火小谷山本城下。徙軍志賀。攻木
戶田中二城。置戍焉。遂入京師。陣妙覺寺。義昭使
信長置第于武者小路。固辭。不許。乃令村井貞勝
董役。不日而成。細川昭元。岩成左通來降。大坂僧
徒亦贈物納款焉。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私與畠山
氏鬬。築城交野。信長素疾二人。欲因事誅之。於是。
遣兵攻交野（カタノ）城。交野城兵夜遁。久秀竟降。七月。信長長子
信忠幼字奇妙。始被鎧。從信長攻淺井長政于小
谷。令木下秀吉別攻山本。聞朝倉義景來援。壘於
虎姬山（トラゴゼンノヤマ）待之。義景以二萬騎至。信長曰。及其未陣
襲之。莫使安營也。將士乘夜更襲之。北人患之。多
來降者。會義昭使來諭弭兵。乃令秀吉守虎姬山。

宮部某守宮部壘。鑿山開道。以便往來。當是時。長政。義景。與越後國主長尾謙信通好。以抗信長。而武田信玄亦以甲斐信濃兵西出。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援德川氏。距信玄於東海。不利。汎秀死。義昭時與信長惡。欲乘是時圖之。先是信長病義昭多失行。上書諫曰。幕下之入京師也。信長首請朝參。勿敢或怠。幕下諸事之後。乃違焉。夫光源公怠於王事。天譴立至。信長窃爲幕下懼之。忠臣以賞而伎夫得官。以虐下民。下民何罪。罪人納金。



即便宥之。僞稱敵山賊。稅以掠民財。或陽責征課。而陰鋼之。以賈私恩。此皆非幕下所宜爲。朝議欲改元龜之號。而幕下特愛費用。不果從。遠近有惡御所之目。信長窃爲幕下羞之。信長築二條城。以備寇賊。而欲舍徙他所。難城內粟。以蓄金銀。諸國將士。多貴金賤粟。遺其武備。以爲遁隱之計。皆倣幕下之爲也。信長所納紀綱之僕。無罪奪俸。來乞哀者數。請而不得復。信長無面目以對此輩。且聞下教諸國。徵馬及金。曩曰。凡百需索。宜囑信長。信

長將立辨之。今陰有此教。信長惑焉。信長志欲興幕下協心戮力。撥亂略以興王政。豈有他哉。願幕下勿信讒言。以保終吉。斥佞進忠。恢弘先業也。至如儒人。最宜親近之。以鑒古今興衰。信長生長兵亂之間。曠於文學。自度處事多違故典。所以常懷愧恥也。妾疏所見。唯幕下留意焉。義昭弗納。遂相嫌隙。天正元年。義昭潛發徒使諭信玄及謙信。約夾攻信長。又諭安藝國主毛利輝元。以為後據。信長使村井貞勝請和義昭。義昭不聽。二月。義昭自城于石山堅田。以山岡礒貝渡部等守之。徵發兵食。信長聞之曰。吾終不得不用兵。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蜂屋賴高渡勢多。招石山兵降之。勝家乃留備京師。而長秀等攻堅田拔之。三月信長自將至大津。細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降。乃進入京師。觀兵請和。義昭弗聽。乃圍二條城。義昭窮蹙。使人出言曰。自今後。盡聽卿所言。信長拜謝。行成而返。至守山。遣諸將攻六角義弼于觜江。召丹羽長秀。耳語曰。室町氏必再舉。再舉必阻勢多矢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汝伐澤山木。造兵艦十餘艘。乃歸岐阜。尾張人有
柁川某者。喜博奕。爲衆所擯。信長愛其勇。與以善
馬。曰。緩急以此樹功。柁川感喜而退。七月。義昭再
舉兵。留伊勢某三淵某與廷臣二名。守二條。而自
據槇島。阻宇治河爲固。報至岐阜。信長即起。直馳
至澤山。乘其兵艦。夜濟朝妻渡。且日達坂下。直入
京師。縱火呼躁。烟焰漲天。義昭兵距勢多矢橋者。
返顧而潰。京師人大驚。曰。織田公豈飛來邪。信長
疾攻二條陷之。斬三淵。城兵皆降。以爲先鋒。向槇
島。自陣栂山。遣稻葉通朝。伊賀範俊等。將二萬人
渡平等院。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等。將五萬人渡
五箇莊。於是柁川某騎信長所賜馬。曉出河畔。大
呼自名。亂流而渡。通朝麾兵從之。與信盛秀吉合
擊。奪柵縱火而入。信長在栂山。左右望烟起。相謂
曰。我軍方渡矣。誰先登者。信長曰。必柁川也。槇島
既破。義昭請降。信長令信盛秀吉處置之。二人乃
奉義昭。徙于若江。令細川昭元守槇島。通朝來白
曰。臣爲柁川所先。意甚憾焉。然恐其單進致死也。

故繼之。信長并賞二人。於是織田氏遂代足利氏。

出令京師。蠲戶租。免徭役。賑窮民。旌節孝。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收兵而返。遂以兵艦。攻拔木戶田中二城。賜之。明智光秀。令秀吉藤孝攻淀城。斬岩成左通。令荒木村重攻和田惟政于芥川城。村重素以雄豪聞。部兵皆驍。義昭之變。首應信長。迎謁于大津。面貌甚偉。會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刀貫饅頭于鋒。以啗村重。村重進。問口受之。信長笑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於是命攻惟政。

榜賞格曰。獲主將者。予萬金。獲偏裨者千金。獲士卒者百金。村重將中川清秀。孰視之。以墨勾其首條。觀者無測其意。既而惟政曉出城。雜士卒。修守備。清秀伏濠側。跳出斬其首。信長乃賞清秀以萬金。以池田勝政觀望不至。逐之高野。以和田池田氏邑盡賜村重。八月歸岐阜。居三日。淺井氏將阿閉某來降。信長復發。下月瀨城。軍于山田。淺井氏兵守燒尾。朝倉氏兵守大嶽。與山田相持。信長遣勝家。信盛。陣于高月。絕越前援路。朝倉義景聞之。

以二萬騎來軍于田邊。信長又遣稻葉通朝助勝家。燒尾守將因阿閉納款。以道我兵。我兵遂圍大嶽。夜昌風雨疾攻。守將乃降。信長令信忠守虎姬山。不破光治守大嶽。而進下丁野。遣使高月。戒諸將曰。今夜北軍必走。宜尾擊麈之。諸將皆莫信。且敵走矣。與左右五十騎馳出。有先馳者。信長誰何之。答曰。利家。成政。其他十餘人。皆迭對。信長戲曰。吾欲先登。爲諸君所先。乃聯轡疾驅。及敵于刀根

山。斬其褊裨二十三人。雜兵二千。金松某執甲首以謁。跣而蹀血。信長勞之。手取其鞋一兩賜之曰。吾每臨戰。懸之刀攔。以備關乏。今而有用矣。信長兩日下十四城。留敦賀三日。徵降將質子。進軍龍門寺。義景弃一乘谷。匿大野。勝家通朝等分兵搜索。平泉寺僧徒懼。請鄉導。通朝貨土人得義景所在。誘降其族景鏡。景鏡迫義景使自殺。信長誅黨類。撫降附。爲政國中。使人齎義景首。梟之京師。以降將前波長俊。爲越前假守。明智光秀等監之。引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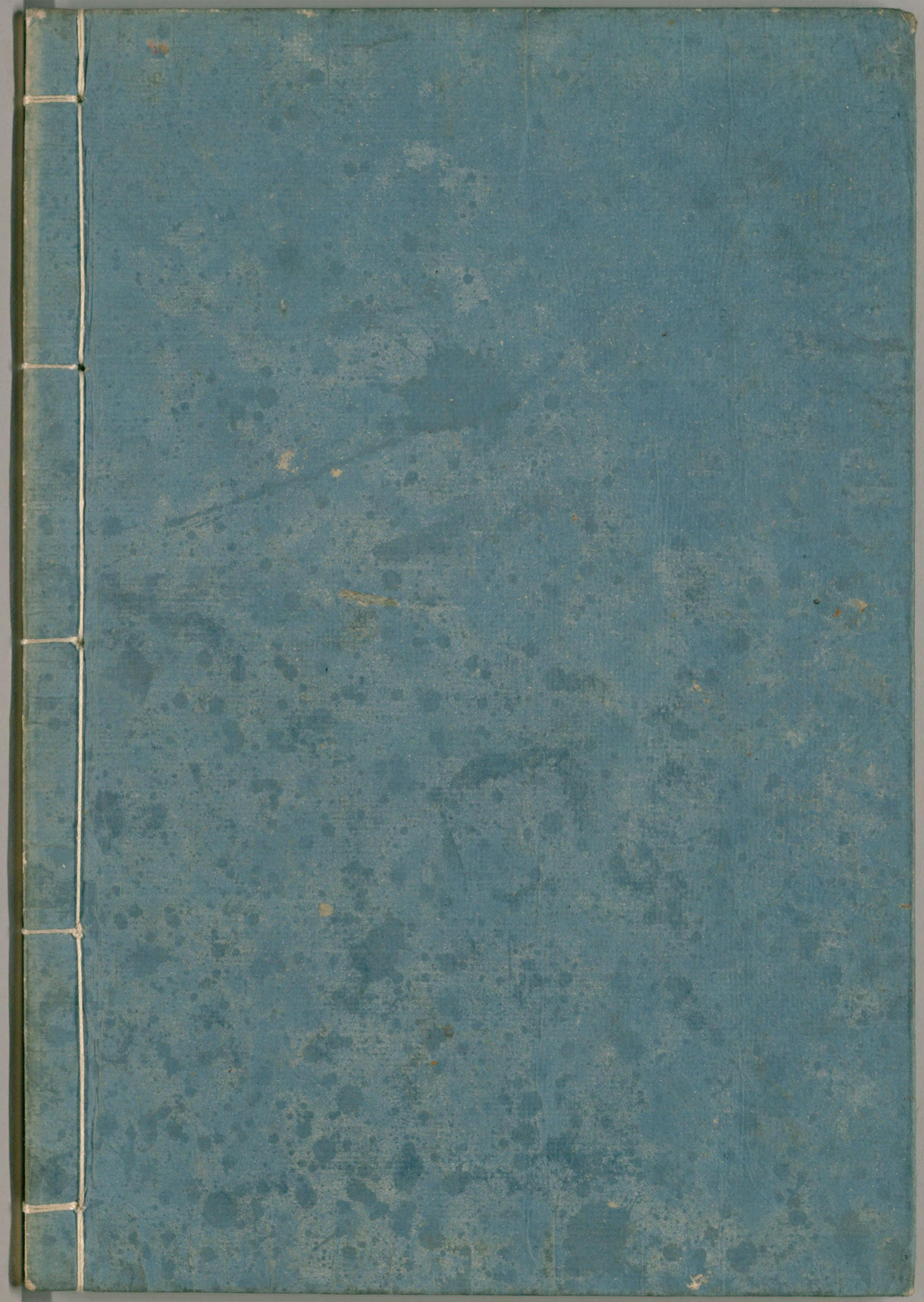
848
178



返虎姫山。淺井長政與父久政保守兩城。信長遣秀吉登粒羅岡。絶兩城之間。使久政長政自殺。以其地賜秀吉。九月遣勝家攻鯰江。降六角義弼。獲杉谷善住。生埋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十一月入朝。遣佐久間信盛攻殺三好義繼。於是淺井。朝倉。六角。三好氏皆滅。

日本外史卷之十三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本外史 22巻』 請求記号 848-178

ガラス使用